

新华社记者田建川

71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记者90岁的奶奶崔书芬亲历了日军在华北平原上荼毒生灵的岁月,以下是她的亲身讲述。

我的家在华北平原南部的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1937年的冬天,对于我这样一个11岁的毛头小丫头片子来说,当时最深的记忆就是“跑日本”——为了活命不断地从村里跑到野外,从野外跑到野外,从野外再跑到野外。

一天,我娘拉拽着大弟、二弟、妹妹,我抱着1岁多的三弟,随着村里慌乱的人流往村外跑。村民们喘着大气闷着声,使劲跑,妇女和小孩吱吱哇哇地哭喊着。我和他们一样,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唯一知道的就是为了活命得使劲跑。

我们一直跑到村外的坟地上,猫了一天。那天,街上和家里没有一个人。后来听爹说,日本兵那天没有进到我们村,从尹村一直向北,杀到了新店。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关日本鬼子侵略的记忆。在后来的几年中,这样的记忆不断被丰富,像滚烫的烙铁一样在我心中留下了伤疤。

为了躲避日本兵搜查、打杀和财产抢掠,我爹和叔叔在节固村的家里挖了个地道。地道很小,能藏四个人,一些粮食和重要的家产都藏在里面。地道的出口在家里的茅厕边上,用一块木板盖着。其实,是日本兵没来家,如果来的话,很快就能找到,地道,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慰藉。

有一次,新店的日本兵进村,我和三叔、四叔、姑姑四个人藏在里面,待了整整一天。那一次是我们憋尿憋尿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到现在都记得。

除了我们家自己挖地道,村里有几家合起来挖了个容量更大的地道。但是,藏的人多了,也就容易暴露。挖地道的村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藏人了,村民决定,这地道以后只藏东西不藏人了。

日本兵在村里烧杀抢掠,家里的牛、马、骡子之类的牲口都被他们赶走了,或做交通动力,或被煮食。那时候,日本兵在平乡县有几个驻点,包括节固村、油召乡、乞村和新店镇。

后来,我嫁到了离我娘家十几里外的田二滩村。田礼振,一个老实的庄稼人,是我的丈夫。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那时,日本兵还没走,但是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末日时光。然而,疯狗死前不忘咬人,田二滩村仍是他们屠戮杀掠的人间地狱。

『跑日本』

一位九十岁老人回忆日军铁蹄下的苦难岁月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正在睡觉,突然被门外的敲门声惊醒,几个八路军战士来家了。他们进家后到西屋,拉了一堆玉米秸在屋里烤火。没多会儿,我听到胡同里有“咚咚”的跑步声,放哨的八路军战士进门后厉声喊:“赶紧走,日本兵已经到村东头了!”他们急急地出门,我在屋里听到街上响了几声枪,我爹把门栓插好,用水把燃烧的玉米秸赶紧弄灭,把灰倒进茅厕。

那时候,其实进村的日本兵不多,大多数是伪军,他们有个名字叫“皇协军”。有一次,“皇协军”来到家里抢东西,我一看是节固村的玉山,我还叫他叔叔呢,他是那一伙“皇协军”的小头子。我说:“玉山叔,我们很害怕,你走吧,也别拿家里的东西。”他说:“哦,是你啊,那算了,没事,你在家待着吧。”

虽然玉山没抢,但难逃第二波“皇协军”的洗劫。他们把家里藏在门廊上暗库的被子表和花袄都拿走了。我娘拽着衣服恳求他们不要拿,结果他们拿出擀面杖来打我娘。

除了抢东西,最可怕的是杀人。有一次,我和她娘往村外的坟地“跑日本”,和几个村民躲在一个看瓜的木棚子里。过了一会,一个伪军看见了棚子,探头看了看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吧,别跑。”又过了一会,几个日本兵带着伪军又来了,把我们赶了出来,说今天天皇要在村里开会,我们20多个人就这样被都赶到张二滩村。

许多老百姓都被赶到了这里,那里有一个芦苇坑,是日本鬼子的屠宰场。一个“皇协军”站着给大家伙训话,说以后你们都别跑了,要迎接皇军。村民们齐声说:“我们接着你”。五个村里的人都坐在地上,皇协军挨个看。如果有短头发的女人,就拉出去杀掉,留辮子和辮子的都没事。那次,幸好,没有女的是短发。

但村里的青壮年轻人就遭殃了。一个叫不喜的邻居,看了门亲事都快结婚了,被“皇协军”看着不顺眼,从人群中拽了出来。他娘苦苦央求:“俺这孩子是个好孩子,你们别拉他。”伪军说:“你再说话就把你也杀了!”

那天,咱们村包括不喜在内总共被杀了五个人。其中,三个都是独生子,被日本鬼子断了后。日本兵走了后,村民用排子车把尸体拉到咱村家庙那里,被害的村民爹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尸体搬了回去。那时候,连棺材都没有,就在地里挖个坑埋了。

日本投降后,这些作威作福的伪军也得到了惩罚。有一个叫吕秀义的老平乡的“皇协军”在油召乡被公开审判,后被枪决。

新华社广州8月15日新媒体专电

日本人的“8·15”认知

新华社记者

你知道“8·15”吗?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因为,答案一直铭刻在心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

从这一天起,“8·15”成为一个象征。它宣示了正义者的胜利和侵略者的失败,更提醒战争始作俑者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侵略罪行,不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又是一年“8·15”。面对同样的问题,曾经的侵略者日本,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答案?

媒体:反战大于反省

主流媒体的报道一如既往地集中在笼统模糊反思战争残酷性、突出受害事实上。保守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为首相安倍晋三的错误历史观洗白,并鼓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

非节点性年份,又恰逢里约奥运会,第71个“8·15”,日本媒体的关注度明显不如去年。

15日上午,在日本最大的资讯网站之一雅虎主页上,勉强与“纪念”战争相关的新闻,只有一条“首相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国内政治一栏,几乎全是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报道。

主流媒体的报道一如既往地集中在笼统模糊反思战争残酷性、突出受害事实上。保守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为首相安倍晋三的错误历史观洗白,并鼓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

报道持较客观公正立场的《每日新闻》在社论中将战后71年的和平历史称为日本的“至上财产”。它在专题中以三分之二的版面报道了一名兄长战死、丈夫被押往苏联劳改营的大阪女性的经历,强调战争给这名女性带来的苦难,呼吁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挖掘重现这类个体战争悲剧,以反思战争、警醒世人,是日本媒体纪念战争报道的最主要方式。但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给他国造成苦难这一事实,日本媒体鲜有反思,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

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加剧,美化侵略历史、淡化战争责任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不断出现。安倍政府还强行通过新安保护法,结束了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政策。

《东京新闻》等被认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媒体在15日的报道中对新安保护法、修宪动向等提出批评。《日本经济新闻》在社论中说,“若日本首相和内阁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向世界发出日本在美化那场战争的错误讯息”。

而保守媒体《读卖新闻》则宣称安倍谈话受到美国肯定,并宣称中国“一再打历史牌”,鼓动日本政府进行反击。《产经新闻》鼓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甚至要求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家媒体还在头版以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一篇否认“慰安妇”存在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每日新闻》社会版的一篇人物报道犹如一股“清流”。这篇约占四分之一版面的报道介绍了一名广岛女性战争亲历者对加害责任的反思。86岁的冈田黎子战时曾在一家毒气制造厂工作,目睹了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惨状。战后,她得知自己参与制造的毒气造成无数中国人惨死,多次向中方致信表达歉意。

“提起广岛,容易强调原子弹轰炸的受害一面,但我们也是战争的加害者。要让日本民众知道,战争有受害的一面,也有加害的一面。”冈田黎子说。

民众:“受害意识”大于“加害责任”

“对于80多岁的人来说,8·15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代人都经历了战争的惨祸,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走上战场。”“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也没必要追究这些(责任)问题,但是日本今后应该走和平道路。”

今年30岁的山田有子从事销售工作。被问及8月15日是什么日子时,她稍微犹豫后笑着说:“是终战日吧,这个学校教过。”“我知道终战纪念日是个重要的日子,但我工作之余也没有精力去主动了解。”她接着说道。

比起“投降”“战败”,“终战”是个中性词,只代表战争结束。在德国萨克森豪森纳粹集中营,展出的是纳粹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数据,狭小昏暗的牢房、用于大规模杀戮的焚尸炉和毒气室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而在日本最有名的战争纪念馆场所广岛和平纪念馆,只是重现了日本人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烈景象。

“加害者”无形中模糊成了“受害者”。甚至连离那段战争最近的人,除了战争可怕这一客观印象以外,也没有清晰的责任概念。

横浜市民庄野杏子已过退休年龄。她说:“对于80多岁的

这么多年,可每当回想起来,还像刚刚发生一样。我不能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95岁的刘改连老人是山西省阳曲县北温川村人,1943年12月被扫荡的日军抓到据点做慰安妇,后家人付大洋把她赎回。

94岁的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县店村,1939年4月,她在家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一个多月后,家人凑足大洋把她赎回。

88岁的李爱连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邵渠村,常年抱病卧床。1945年夏,她在村里被扫荡的日军抓走做慰安妇。50多天后,日军撤离据点,她才回家。

94岁的曹黑毛老人家住山西省孟县下社乡东东村。1941年秋,她被日军抓到据点做慰安妇。1943年秋,她抓住机会偷偷溜出据点,步行几十里路回到家。

记者了解到,在张双兵接触到的129位受害老人中,有1/6因当年遭受日军蹂躏,后来不能生育。

张双兵的家乡山西阳泉曾经是日军犯下累累罪行的地方。1982年起,张双兵开始走访这些“慰安妇”受害老人,记录、整理,收集了大量当年日军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证。1992年,他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侵华日军性侵犯起诉书。随后,展开了跨国诉讼。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请求。如今,三批对日本政府发起索赔起诉的慰安妇已离世,无人得到道歉与赔偿。

“败诉对受害老人们打击很大!”张双兵说,“但只要在世一天,受害老人们便不会放弃!”

“慰安妇”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从1937年日军大规模设置“慰安所”到其投降,亚洲至少有40万女性受害。战争结束70多年来,在世“慰安妇”受害人数越来越少,至今她们仍然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 (新华社专稿)

不容忘却的伤痛



▲刘改连老人在回忆往事(8月2日摄)。现年95岁的刘改连老人,是山西省阳曲县北温川村人。1943年12月,刘改连被扫荡的日军抓到据点蹂躏,后来家里付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访山西多地,来到几位幸存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家中。这些老人平均年龄已超过90岁,身体状况日趋恶化。她们说,让日本人正视历史、正视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她们此生最大、也是最后的心愿。

“慰安妇”老人再次表达最大心愿

努力活着,等到日本政府道歉那一天

新华社太原8月15日电(记者刘翔霄)山西教师张双兵30多年来记录了山西129位“慰安妇”受害老人的悲惨遭遇,其中122位相继去世,仅余7位老人残年体衰,抱病在世。“8·15”日本投降日到来之际,受害老人再次向外界表达了最大心愿:要努力活着,等到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

山西省孟县上社村风坡山上有处废墟,是日军当年炮楼所在地。日军侵华期间,在风坡山上修建了3座炮楼,设了据点。1939—1945年,据点里关押过多批慰安妇。

郝月莲老人是山西省武乡县阳岭村人。1943年6月,15岁的郝月莲在家中被日军抓住,用绳子捆绑,拉到一处据点强征为慰安妇。一个月后,家人付大洋把她赎了回来。回家一段时间后,她再次被日军抓走。20多天后,她的父亲和哥哥趁日军防备松懈,偷偷把她背回家。

因为日军残暴的罪恶,郝月莲失去了生育能力,丈夫去世后艰难度日。时隔70多年,老人依然不能忘却那段噩梦般的日子。她说:“我等待着和日本当局清算它们罪行的那一天!”

在山西省沁县沁州医院,88岁的骅焕英老人躺在病床上休息,她因胸闷气短和咳嗽住进医院接受治疗。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暖泉村人,1942年秋,她被日军抓到据点做慰安妇,20多天后在亲戚帮助下回了家。几个月后,她再次被日军抓走,其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魔窟”。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被抓走……回家后一段时间,她第四次被抓到据点遭受日军凌辱。

回忆往事,89岁的刘凤孩老人伸出干枯的双手,不断流泪。老人家在山西省沁县南园村。1943年春天,她和同村的刘月桂被日军抓走做慰安妇,后被日军扔到一个山沟里,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回了家。

刘凤孩老人说,染病的她回到家后卧床不起,请医生看病吃药,一个多月后才能下地走路,做些轻活。“事情已经过去了

人来说,8·15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代人都经历了战争的惨祸和恐怖,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走上战场。”“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也没必要追究这些(责任)问题,但是日本今后应该走和平道路。”

东京海洋大学研究生铃木隆一:“虽然觉得(对于战争)应该反省,但并不觉得要一直反省下去。”

过去的事情是否要追究?错误是否需要一直反省?纽伦堡审判开庭70多年以后,德国仍在追責,今年将有3名超过90岁的老人因涉嫌参与屠杀犹太人接受审判。2013年,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诺对二战受害者承担“永久责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日本需要一直道歉,直到这些国家说足够为止。

日本共同社去年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通过包括战争等直接经验”了解日本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人只占受访者的6%,而相同回答在1994年的同类调查中占34%。认为上述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占49%,认为是“自卫战争”的占9%,认为“不好说”的占41%。

“从迄今自己学到的知识,坦率地说并没有日本侵略诸外国的实际感受和概念。”东京海洋大学四年级学生山田大介说,“实际上包括自己在内不了解战争的人们,即使知道侵略这一事实,但也不知道真正意味的是什么。”

近年来,日本教科书逐渐模糊或删除日本侵略历史。日本文部科学省春季公布新的高中教科书审定结果,大量删减体现南京大屠杀日军杀害中国平民人数的内容。2012年以后,“慰安妇”这个词已经从初中教科书中完全消失。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向日本国民讲述侵略战争这段负面历史是日本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应在教科书中详述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而不是像安倍政府那样极力从教科书中清除这些负面历史。

“日本应当向德国学习,德国对历史进行彻底反省,才与法国和周边邻国实现了友好。日本目前的做法令人遗憾。”83岁的日本市民桥村武司说。

纪念活动:悼念大于警醒

年年8月日本上下热议“战争与和平”。然而对战争的概念只狭义为战火和自己国民的死难,对“加害”“反省”等直指核心、对未来更有意义的关键词则模糊不明。

今年“8·15”,日本纪念活动寥寥。日本政府主导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照例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安倍在致辞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悼念因战争死去日本士兵。连续第四年,安倍在其致辞中没有触及1994年村山富市以来日本历代首相必提的日本战争“加害责任”。

对“牺牲”隆重悼念,对“责任”闭口不提,安倍这番致辞,放在受害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上,也丝毫不会觉得突兀。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指出,安倍不提战争“加害责任”,是其秉承“皇国史观”、否定侵略战争的必然结果。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安倍政府在安保、修宪等领域的一系列动作,和其错误的历史观息息相关,“安倍首相试图重建战前日本,以武力侵略亚洲,以武力进入世界”。

与之相比的是,日本明仁天皇在“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致辞中连续第二年提及对战争“深刻反省”。

“8·15”当天,日本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等日本政客参拜了靖国神社,安倍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了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

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出访吉布提,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这样一个不承认“东京审判”,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强征“慰安妇”的极右翼政客,是出于真心还是迫于海外压力,明眼人一看便知。安倍选择这样一个大臣,其态度也不言自明。

再看看现实,安倍曾表示他首次首相任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并在2013年12月其第二次上台周年之际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继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后7年多又开启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怪圈”。

正如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所说,“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重蹈覆辙”。

日本年年纪念“8·15”,年年8月日本上下热议“战争与和平”。然而对战争的概念只狭义为战火和自己国民的死难,对“加害”“反省”等直指核心、对未来更有意义的关键词则模糊不明。

“每个日本人都应该重新追问一下自己,8·15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老兵冲松信夫说。(执笔记者:谢琳、王晓梅;参与记者:江冶、刘秀玲、沈红辉、华义、杨汀、蓝建中)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新华全媒头条

▶▶本专题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视频、图片、动漫等),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日本反省,应是“8·15”不变主题

■新华国际时评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1周年纪念日。如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的那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天举行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的致辞中,不出意外地再次省去了对亚洲各国的加害事实和战争的反省。

众所周知,199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谈话”,其核心是“战争责任”和“不战誓言”。从此后,日本历任首相均在日本战败日的致辞中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与“不战誓言”。然而,安倍则“别具风格”,对此选择往往“遗忘”。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安倍连续4年在战败日纪念仪式上不谈“加害”和“反省”。去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安倍发表战后七十周年首相谈话中提及“不战誓言”,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晃一枪”。

纵观安倍政府过去一年所作所为,其与“不战理念”相去甚远。人们记得,谈话发表后一个月,安倍政权强行在国会通过新安保护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扫清法律障碍;在今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赢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席,修宪指日可待。在安倍的带领下,日本离上一场战争越来越远,离下一场战争越来越近。

反省,应该是“八一五”不变的主题。没有对过去错误的反省,任何未来愿景都无从谈起,纪念“八一五”不应仅仅止于对

死者的追悼,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才是对战死者最大的亵渎。

安倍不谈“加害”与“反省”,暴露出安倍的“历史观”和“战争观”。自2012年上台以来,安倍带领日本正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让日本成为东亚的新的不稳定中心。日本军费连年上升,军演不断,其防卫白皮书刻意渲染夸大中国、朝鲜威胁,为扩军备战大造舆论。近来日本甚至插手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南海问题,打算浑水摸鱼,为军事扩张寻找借口。安倍掌权四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持续增加,2016年防卫预算甚至达到历史新高,5万亿日元。安倍称提高军力、强化同盟意在保护日本,只不过是托词借口。

安倍不仅不谈“反省”,反而倒打一耙,痴迷于为军国主义“招魂”。15日当天,安倍自己虽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但依然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了“玉串料”(祭祀费)。此举是向日本右翼势力昭示“心向往之”,其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昭然。参拜也好,献祭也罢,究其实质,是肯定侵略战争、否认“加害责任”和宣扬一种把战争元凶奉为英雄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对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贻害的亿万亚洲人民感情的亵渎。

提起反省,世人都记得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名言:“谁不反观历史,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将来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本人民坚守了七十多年的和平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一旦,“反省”左右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记者刘秀玲、严蕾)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